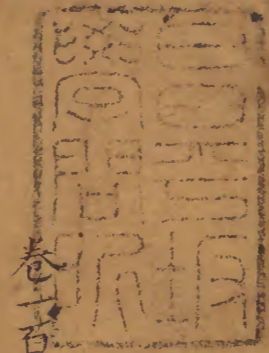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卷百五十三  
突厥朝隋  
卷百五十四  
隋討高麗  
卷百五十五  
煬帝亡隋

漢書門類	八八二	函	六〇六	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八二	函	六〇六	冊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 35 )
函號	285 44



藏書

魏宇文泰遣  
安諾槃陀通  
使於突厥土  
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  
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  
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疆  
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  
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三

魏以長樂公主妻土門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伊利卒子科羅立  
乙息記捨子攝圖立弟俟斤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

木杆威服塞外諸國

勇多智畧善用兵鄰國畏之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嚙達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

賀直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

與木杆會於青海

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

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

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共

平東賊然後送女

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

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

里人畜無遺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

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

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賈毅

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義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

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

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

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雪風壞其

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

周木杆送女於

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木杆捨子大邏便立弟佗

鉢

佗鉢使爾伏統東步離居

西

宣帝大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禪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

巳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

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

周以趙王招女千金公主妻佗鉢

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周遣長孫晟送公主突厥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

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

佗鉢遺命立大邏便國人

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仍奉其子菴邏

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

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

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

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

菴邏以國讓攝圖降稱第二可汗

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

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

攝圖號沙鉢略可汗

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

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

大邏便為阿波可汗

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

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

玷厥號達頭可汗

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

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

隋王立千金公主請沙鉢略為周復讐  
適與高寶寧合兵為寇

突利設陰與晟盟

通鑑系事 卷一百五十三  
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讐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

晟進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策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羸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  
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  
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  
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  
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  
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  
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爲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  
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旣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

頭山上柱國李克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己未高  
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  
四十萬入長城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  
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  
可洛咳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  
厥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  
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孺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畧  
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畧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孺  
神色慨慷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

達奚長孺死  
戰得免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二  
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  
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  
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歿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  
爲上柱國餘勲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  
州摠管叱列長義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  
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  
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畧  
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畧  
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畧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  
畧懼迴兵出塞

沙鉢畧更欲  
南入達頭不  
從

畧懼迴兵出塞

長城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夏四月突  
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  
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  
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  
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  
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  
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  
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三  
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歿。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摠管李克等四將出朔州道。已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克言于爽曰。突厥狂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克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棄所服金

李克李徹大破沙鉢略

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眾。甲子突厥遣使入見于隋。五月癸卯。隋行軍摠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隋秦州摠管竇榮定帥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

竇榮定屢敗阿波

史萬歲斬一騎突厥請盟

而去

晟說阿波入

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引盟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

阿波西奔達頭遂屢破沙鉢略

貪汗亡奔達頭地勒察叛歸阿波

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摠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

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歿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後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歿亾畧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歿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歿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

崇死義

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暉爲幽州總管命李崇孚敏襲爵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秋九月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

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一  
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  
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  
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  
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  
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爲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  
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  
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畧車騎將  
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

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  
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  
人長孫晟謂沙鉢畧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  
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  
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  
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與羣下  
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  
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爲大隋天  
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虞慶則長孫  
晟要沙鉢畧  
稱臣

阿波浸疆

隋晉王廣援沙鉢略破阿波阿拔沙鉢略感恩遣子庫合真入朝

三年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疆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沙以撫之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曆於突厥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

沙鉢略卒隋  
為之廢朝三  
日

處羅侯與雍  
虞閭相讓者  
五六仍仍自  
立為莫何可  
汗

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

莫何擊擒阿  
波

長孫晟高頰  
請存阿波

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河波。阿波之眾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頰曰：骨肉相

莫何可汗卒  
國人立雍虞  
閭

大義公主書  
屏風為詩

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曰。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亾。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亾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

都藍信楊欽  
與公主言為  
邊患。戔密擒  
欽。發公主私  
事

裴矩誘突利  
說都藍殺公  
主

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迎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彼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耻。都藍執安遂。迎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察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潛之於



晟請許突利  
通婚招令南  
徙以敵雍虞  
閭

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  
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  
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  
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  
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  
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  
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  
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

突利尚主南  
徙都藍朝貢  
遂絕

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  
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  
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  
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  
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  
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  
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  
左僕射高頰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

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  
 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  
 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  
 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亾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  
 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  
 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  
 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  
 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  
 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

突利敗於都藍  
 達頭欲奔玷厥晟以計要之入朝

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  
 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  
 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  
 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突  
 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  
 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頰  
 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  
 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

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

楊素周羅喉  
大敗達頭

以突利為啓  
民可汗

以義成公主  
妻啓民

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還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代州

摠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大

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

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

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

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

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

衆。

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  
晟請乘虜亂招撫。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

廣揚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

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摠管。受晉王節度。晟以

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

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亾我乎。因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

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

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

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

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  
 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  
 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  
 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為大隋典  
 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摠管  
 韓洪於恒安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冬  
 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

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楊素大破突厥思力俟斤等悉得人畜以歸啓民

步迦降於啓民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  
 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  
 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  
 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  
 行虜不之覺候其頸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  
 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  
 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

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令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辯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晟以計令啓民自芟牙帳中草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一  
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晨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大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旂幟相望。鈺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

然。兵亘千里。動開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俱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未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鈞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

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歿，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積北未盡，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

令宇文愷為大帳

蘇威諫築長城不聽

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蹄。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

令愷等造觀風行殿



煬帝幸啓民帳賦詩

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頽頽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乙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

從優厚

啓民卒為廢朝三日  
子咄吉立詔許尚安義公主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段文振請遣突厥出塞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  
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四  
張溥曰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爲狼生。有牝狼十男。各爲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繇始也。土門強盛。求婚蠕蠕。阿那瓌詈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柔然羞言婚媾。中國降女。舉朝不慚。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門旣稱可汗。其後木杆强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爲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他鉢無禮。呼爲在

南兩兒。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他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罔忌。公主華人。獨無媿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讐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寧得已哉。安遂迦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穆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爲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副宇文神慶送

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携貳。招其主爲隋藩臣。季晟竒畧。鄭吉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可汗。沙鉢畧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畧。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爲沙鉢畧所殺。遂身奔達頭。貧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畧敵。沙鉢畧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頒曆受朝也。莫何。沙鉢畧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畧舍子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

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問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爲啓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啓民益大。樂爲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剪。爲中國所愚。反見德願效死。蘇張縱橫。功皆繇晟。然晟始不爲勝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繇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亾大懼治兵積

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

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

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

隋文帝璽書  
責高麗王湯

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時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湯卒子元立  
因請封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萬餘寇遼西營州摠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漢王長史周羅暉為水軍摠管

元寇遼西上  
命漢王諒等  
伐之懼罪稱  
臣乃罷兵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暉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歿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首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

裴矩說帝脅  
高麗入朝元  
藩禮頗闕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四  
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常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師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敕元弘嗣造  
船三百艘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摠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摠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鑿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四  
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  
供載衣甲幔幕今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  
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  
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  
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  
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庾質耿詢諫  
伐高麗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  
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  
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  
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  
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  
卒指授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  
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  
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  
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滇海蓋馬建  
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繹沃祖樂浪等道右十二  
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  
東曉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摠集平壤凡一百一

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癸未第三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

隋出師之盛  
亘古未有

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彊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四 五  
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  
水衆軍摠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  
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  
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歿兒  
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  
爲歿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  
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  
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  
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歿者甚衆麥鐵杖躍

麥鐵杖與錢  
士雄孟義等

戰死

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歿乃歛兵引  
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  
仲才秀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  
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歿  
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  
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  
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  
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

遼帝敕軍士  
進止皆須奏  
聞待報故諸  
將不敢受遼  
東城降

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闖立一  
身之名以邀勲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  
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攻失亾  
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  
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  
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  
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  
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旣而城久不  
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

來護兒始捷  
後敗

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  
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是病敗耳我今  
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歿莫肯盡  
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  
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  
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  
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  
兒欲乘勝趣其城副摠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  
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四  
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  
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護免  
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  
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  
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  
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出遼東  
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  
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僅出襄平道右武侯將  
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

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  
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引自瀘河懷遠二鎮人  
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  
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  
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  
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  
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  
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  
文德還旣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

乙支文德詣  
營詐降于仲  
文欲執之劉  
士龍固止迺  
聽還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四  
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

辛世雄戰死  
王仁恭擊却  
高麗  
衛文昇一軍  
獨全

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歿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

百濟王瑋聲  
言助隋內與  
高麗通

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亾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大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

薩水之敗，獨  
薛世雄得勝

復宇文述官  
爵

東郡。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

郭榮諫伐高麗

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

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戎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紐，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

斛斯政與楊  
玄感通謀亡  
奔高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一  
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亾歸政潛遣之帝將窮  
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亾奔高麗庚午夜  
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  
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怕懼無復  
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  
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  
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  
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  
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

爲所殺畧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  
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  
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  
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壬子帝行幸  
涿郡士卒在道亾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禱祭黃帝  
斬叛軍者以釁鼓亾者亦不止夏四月甲午車駕  
至北平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

來護兒大捷  
高麗王元乞  
降煬帝遣使  
召還護兒欲  
不奉詔崔君  
肅固爭乃歸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  
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  
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  
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  
來勞而無功吾竊耻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  
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  
善乎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  
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闔外事當  
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

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  
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  
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  
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  
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  
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  
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  
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劉炫作撫夷  
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  
張溥曰高麗之釁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啓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辯擊肉。韋鞞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強夷稽顙。溝瀆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躓堙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革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爲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

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及。趨欵恐後。隋混一富強。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執宜然。顧困獸求鬪。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麗爲主。隋人爲客。彼勞此逸。執百懸殊。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亘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稟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九軍渡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四  
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慎無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捷卑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蔽中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煬帝亾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大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水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章仇大翼說  
文帝幸洛陽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詔楊素楊達  
宇文愷營建

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匹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蓂冊道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竈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

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歿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宮四時祭高祖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榮紉注海內緣  
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  
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  
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  
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  
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  
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  
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  
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

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  
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  
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  
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鳧陵波五樓  
道場玄檀樓船板艫黃茂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  
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  
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  
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艫艫艦  
八權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  
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  
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  
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  
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  
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  
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

何稠製造華  
盛

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  
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  
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毳之用者始無遺類鳥程有  
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  
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毳投於地時人或稱  
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  
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  
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  
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

帝哭太子昭  
不哀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  
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  
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  
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  
王侑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  
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  
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  
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  
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濟溫公之世

裴蘊奏括天  
下樂集東京

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  
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  
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  
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  
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賤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  
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方華苑  
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龜鼈  
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  
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

帝許貴曰明達

右易處又有神鼉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毼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

三年春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帝過鴈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

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

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訪誘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人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摠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汎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

裴矩撰西域圖記

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亾，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戊子上自東都西還。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六月辛丑帝謂給事郎祭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對曰。此其所

命裴矩說翹伯雅吐屯設等入朝

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翹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人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諫。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五  
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歿亾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

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 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歿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

黠胡譏繪帛  
纏樹

穀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  
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  
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克積人  
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  
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繪  
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  
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  
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

裴矩宇文述  
虞世基裴蘊  
郭衍皆以詔  
諛有寵

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  
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  
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  
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  
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穀色其  
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  
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肅慶之孫也  
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救燕

蕭鉅宇文肅  
有寵

召楊氏美女  
進御晶出入  
不禁

張衡諫營汾  
陽宮怒而出  
之

王倓與鉅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畧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譴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柱石，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克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

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

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克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

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

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

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

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

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

見隋討高麗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

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

往者皆不返士卒歿亾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

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

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人共推米三石道塗險遠不足克糶糧至鎮無可輸

皆懼罪亾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

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歿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

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

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

王薄擁眾據長白山

遠東浪歎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官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高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覲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蓀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事見唐平河朔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

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夏六月巳

未帝幸遼東城南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

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

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亾失蕩盡九月庚寅車

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巳亥命刑

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帝復

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二月丙子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十三  
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種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夏四月庚申，車駕度遼。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

非常，陰有異志。皇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在所，磔屍東都市。癸卯，吳郡朱爨、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爨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昆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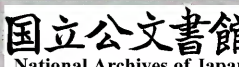
朱爨管崇寇  
掠江左

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顛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歿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

裴蘊樊子蓋骨儀以峻法治楊玄感黨與

虞綽王冑被誅

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邪王冑俱坐徙邊。綽冑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歿，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歿，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冬  
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  
破之。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爕管  
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爕崇俱爲尚  
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  
史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  
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  
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歿。十二月唐

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  
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  
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  
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  
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  
卿楊義臣擊破之。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  
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  
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歿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  
遁。保其壘。朱爕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

魚俱羅吐萬  
緒戰無不捷  
有司希旨奏  
淮斬死

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燹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克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克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燹敗

王世克阮降  
衆三萬餘人  
餘者復聚為  
盜

歿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克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畧盡世克悉阮之於黃亭澗歿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亾帝以世克有將帥才益加寵任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俱亾命為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

弘之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亾者相繼。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

庾質諫如東都，乃下獄死。

董純討賊屢捷，亦被誅。

林慮山爲盜，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歿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克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

張須陀威振  
東夏

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克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  
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  
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克伺  
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  
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  
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  
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  
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  
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  
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  
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  
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  
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帝以戶口逃亾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  
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材塲皆築城上上谷賊

以安伽陀裴  
仁基言殺李  
渾敏及宗族  
三十二人

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  
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夢  
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  
以渾爲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郿公帝以  
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  
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  
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  
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  
之三月巳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

蘇威請還西  
京

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  
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  
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  
平突厥九  
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  
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  
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  
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

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在意謂彛日平楊玄感殺  
 人尚少故也。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  
 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壬申盧明  
 月帥眾十萬寇陳汝。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  
 才相。才相忌之。杜淮與度伏威合。自稱將軍。城父  
 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眾為盜。謂之可達。  
 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  
 山南郡縣。所過唯類無遺。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  
 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陝等。子蓋不

樊子蓋盡焚  
 村塢百姓益  
 怨憤為盜

命杜寶撰水  
 飾圖經

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沈之。  
 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  
 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  
 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詔毗陵通守路道德  
 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  
 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  
 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  
 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

張金稱比諸  
賊尤殘暴

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  
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巳丑張金稱  
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  
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  
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  
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  
令數婦人揉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  
數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歿 帝問侍臣盜賊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

蘇威言盜多

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  
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  
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  
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  
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  
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  
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  
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  
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

五月五日蘇  
威獨獻尚書

裴蘊害威幾死

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憚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戮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歎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

趙才諫幸江都乃下吏

任宗極諫杖死

崔民象直諫被斬

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大府卿元文郁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摠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克



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克斥請發  
 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懼怯戊辰車駕至  
 鞏救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  
 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  
 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  
 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  
 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  
 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

王愛仁直諫  
 被斬  
 梁郡人直諫  
 被斬

宇文述死

已賊帥趙萬海眾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 冬十月  
 已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  
 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帝  
 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  
 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  
 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  
 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  
 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  
 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二十四  
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歿，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歿。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

李淵爲甄翟兒所圍，子世民救出

隋將帥唯王辯、楊善會討賊有功

虞世基抑損諸將表狀

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

韋雲起劾虞  
世基裴蘊罪  
鄭善果反奏  
貶之

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闕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遂遣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

上世充獻銅  
鏡屏風趙元  
楷獻異味皆  
美觀

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克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數十餘萬據豆子甌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克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丙辰竇建德自稱

長樂王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畧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克討之世克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卽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三月梁師都畧定雕陰

郭子和殺王

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左  
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  
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  
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為  
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  
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  
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  
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  
利設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

西秦霸王

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眾據回洛倉以逼東都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請江都奏稱李  
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  
速還身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歔嗚咽帝為  
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  
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  
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  
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  
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

元善達請帝  
速還世基阻  
之

封德彝爲世  
基指畫

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  
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  
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  
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  
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五月甲子唐公  
李淵舉兵於晉陽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  
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周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  
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竝擬開皇故事薛舉自稱  
秦帝立子仁果爲太子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

裴矩請許驍  
果納室

亾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  
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  
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卽  
以配之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  
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  
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羅川  
令蕭銑自稱梁王十一月淵迎代王卽位遙尊煬  
帝爲太上皇進封淵爲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五  
煬帝日令美人一房爲主人

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十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

李才請車駕還長安  
李桐客言江東不可都

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季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

通鑑綱目 卷一百五十五  
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亾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亾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亾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

司馬德戡等  
謀反宮人入  
告反斬之

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三十一  
等亾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寶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

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道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

燕王倓覺有變，奔至玄武門，爲裴虔通等所執。

獨孤盛死義

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

獨孤開遠叩閣請帝出戰竟無應者

字文化及等結司宮魏氏為內應

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窻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五十五 三十三  
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食，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

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勒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歿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

化及使封德彝數帝罪

虔通斬趙王杲血濺御服

今狐行達縊殺帝

化及殺蜀王秀齊王暕燕王倓等隋宗室外戚皆死

鳩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髡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歿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

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歿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克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鼎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

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及謂世基子符  
 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歿何益熙曰  
 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  
 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  
 知必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  
 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  
 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  
 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  
 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

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  
 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  
 仁及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  
 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  
 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歿國  
 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  
 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  
 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化及殺  
 之兄弟三人皆歿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摠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  
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  
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  
唐王爲相國摠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  
稜爲江都太守總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  
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  
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  
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部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  
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

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讐受其驅帥何  
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歟無所幸光泣曰是  
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  
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  
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誼知事覺  
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  
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歿一無  
降者孟才亦歿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  
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坐有人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竝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旣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

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禮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怒，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五  
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  
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  
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具衆帥牛酒迎之蕭銑卽  
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帝凶問至長安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甲子唐王卽皇帝位  
戊辰東郡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唐奉隋帝爲酈國公宇文化及留輜重於  
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  
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

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  
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  
攻倉城密輒引兵以倚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  
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竝受隋  
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效諫反行弑  
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  
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  
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  
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符



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  
 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  
 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  
 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  
 將陳智畧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秋八月，隋  
 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  
 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  
 側。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宇文化及

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  
 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  
 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疆來立我，今所向無  
 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  
 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  
 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  
 相鬪，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眾多，化  
 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歿，豈不一日為帝乎？於  
 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五 四十一  
署置百官。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克爲大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  
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  
聊城，圍之。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  
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  
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讐也。  
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  
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  
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

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  
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  
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  
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  
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  
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  
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  
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  
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

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突煬帝盡哀收  
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  
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  
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  
襄國斬之夏四月癸卯王世克稱皇泰主命禪位  
于鄭遣其兄世暉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戊申世克  
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乙巳王世克卽皇帝位五  
月王世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醜皇泰  
主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事見唐  
平東都

張溥曰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  
性皆不仁廣九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  
行事多相類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  
市十公主死杜將閭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  
葬驪山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  
者胡蓋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爲庶人升樹叫呼  
不得一見文帝及抵牀遣追反速之死十男毒  
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  
難在原兄爲天子弟爲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五 四十二  
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效逆。夫身卽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綿絡山谷。竒服巧態。炫溢後房。卽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已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爲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

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閣。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啓塵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閻樂之逆也。廣遊倖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廼語蕭后。卽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如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山陽世譜

卷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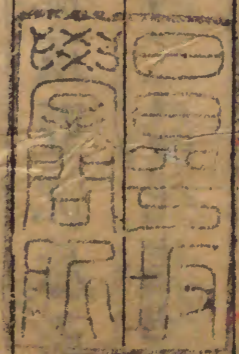
...

...

...

...

文化



朝相人刺... 昔... 不... 朝... 人... 實... 然... 遊... 天... 遊...

人



